

資治通鑑今註卷四十

司馬光編集
桑秀雲註

漢紀三十二 起簡蒙作疆，盡柔兆閼茂，凡二年。（乙酉至丙戌，西元二十五年至二十六年。）

世祖光武皇帝上之上 諱秀，字文叔。

建武元年 西元二十五年

（一）春，正月，方望與安陵人弓林共立前定安公嬰爲天子，聚衆數千人，居臨潁○。更始遣丞相松等擊破，皆斬之。

（二）鄧禹至箕關○，擊破河東都尉，進圍安邑○。

（三）赤眉二部俱會弘農，更始遣討難將軍蘇茂拒之，茂軍大敗。赤眉衆遂大集，乃分萬人爲一營，凡三十營。三月，更始遣丞相松與赤眉戰於務鄉○，松等大敗，死者三萬餘人；赤眉遂轉北至湖○。

（四）蜀郡功曹李熊說公孫述宜稱天子。夏四月，述卽帝位，號成家○，改元龍興。以李熊爲大司徒，述弟光爲大司馬，恢爲大司空。越雋任貴據郡降述。

（五）蕭王北擊尤來、大槍、五幡於元氏○，追至北平，連破之。又戰於順水北，乘勝

輕進，反爲所敗。王自投高岸，遇突騎，王豐下馬授王，王僅而得免；散兵歸保范陽^㉑。軍中不見王，或云已歿，諸將不知所爲，吳漢曰：「卿曹^㉒努力！王兄子^㉓在南陽，何憂無主？」衆恐懼，數日乃定。賊雖戰勝，而憚王威名，夜遂引去。大軍復追，至安次^㉔，連戰破之。賊退入漁陽，所過虜掠。彊弩將軍陳俊言於王曰：「賊無輜重，宜令輕騎出賊前，使百姓各自堅壁以絕其食，可不戰而殄^㉕也。」王然之，遣俊將輕騎馳出賊前，視人保壁堅完者，敕令固守，放散在野者，因掠取之。賊至無所得，遂散敗。王謂俊曰：「因此虜者，將軍策也。」

(六)馮異遣李軾書，爲陳禍福，勸令歸附蕭王。軾知長安已危，而以伯升之死^㉖，心不自安，乃報書曰：「軾本與蕭王首謀造漢^㉗，今軾守洛陽，將軍鎮孟津，俱據機軸^㉘，千載一會，思成斷金^㉙。唯深達蕭王，願進愚策以佐國安民。」軾自通書之後，不復與異爭鋒。故異得北攻天井關^㉚，拔上黨兩城；又南下河南成臯^㉛以東十三縣，降者十餘萬。武勃將萬餘人攻諸畔者，異與戰於土鄉^㉜，下，大破，斬勃；軾閉門不救。異見其信効，具以白王。王報異曰：「季文^㉝多詐，人不能得其要領。今移其書告守尉，當警備者。」衆皆怪王宣露軾書。朱鮪聞之，使人刺殺軾。由是城中乖離，多有降者。

朱鮪聞王北征而河內孤，乃遣其將蘇茂、賈彊將兵三萬餘人渡鞏河①攻溫②；鮪自將數萬人攻平陰③以綴④異。檄書至河內，寇恂卽勒軍馳出，並移告屬縣，發兵會溫下。軍吏皆諫曰：「今洛陽兵渡河，前後不絕，宜待衆軍畢集，乃可出也。」恂曰：「溫，郡之藩蔽，失溫則郡不可守。」遂馳赴之。旦日合戰，而馮異遣救及諸縣兵適至，恂令士卒乘城，鼓譟大呼言曰：「劉公兵到！」蘇茂軍聞之，陳動。恂因奔擊，大破之。馮異亦渡河擊朱鮪，鮪走；異與恂追至洛陽，環城一匝⑤而歸。自是洛陽震恐，城門晝閉。

異、恂移檄上狀，諸將入賀，因上尊號。將軍南陽馬武先進曰：「大王雖執謙退，柰宗廟社稷何！宜先卽尊位，乃議征伐。今此誰賊⑥而馳驚⑦擊之乎？」王驚曰：「何將軍出此言？可斬也！」乃引軍還薊。復遣吳漢率耿弇、景丹等十三將軍追尤來等，斬首萬三千餘級，遂窮追至浚靡⑧而還。賊散入遼西、遼東，爲烏桓、貊人所鈔擊略盡。

都護將軍⑨賈復與五校戰於眞定，復傷創甚。王大驚曰：「我所以不令賈復別將者，爲其輕敵也，果然，失吾名將！聞其婦有孕，生女邪，我子娶之；生男邪，我女嫁之；不令其憂妻子也。」復病尋愈，追及王於薊，相見甚驩。

還至中山，諸將復上尊號；王又不聽。行到南平棘^③，諸將復固請之；王不許。諸將且出，耿純進曰：「天下士大夫，捐親戚，棄土壤，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，其計固望攀龍鱗，附鳳翼，以成其所志耳！今大王留時逆衆，不正號位，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，則有去歸之思，無爲久自苦也。大衆一散，難可復合。」純言甚誠切，王深感曰：「吾將思之。」行至部^④，召馮異詣部，問四方動靜。異曰：「更始必敗，宗廟之憂在於大王，宜從衆議。」會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曰：「劉秀發兵捕不道，四夷雲集龍鬬野，四七之際火爲主^⑤。」羣臣因復奏請。六月己未（二十日），王卽皇帝位于部南，改元大赦。〔考異〕光武本記，馮異破蘇茂，諸將上尊號，光武還至薊，皆在四月前。而馮異傳，異與李軼書云：「長安擾亂，赤眉臨郊，王侯構難，大臣乖離，綱紀已絕。」又勸光武稱尊號，亦曰：「二三王反叛，更始敗亡。」按是年六月己未，光武卽位，是月甲子，鄧禹破王匡等於安邑，王匡、張卬等還奔長安，乃謀以立秋龜腹時共劫更始。然則三軍反叛，應在光武卽位之後，夏秋之交，馮異安得於四月之前已言之也！或者史家潤色其言，致此差互耳！

（七）鄧禹圍安邑，數月未下。更始大將軍樊參將數萬人渡大陽^⑥，欲攻禹；禹逆擊^⑦於解^⑧南，斬之。王匡、成丹、劉均合軍十餘萬，復共擊禹，禹軍不利。明日癸亥（廿四日），匡等以六甲窮日^⑨不出，禹因得更治兵。甲子（廿五日），匡悉軍出攻禹；禹令軍中毋得妄動，既至營下，因傳發^⑩諸將，鼓而並進，大破之。匡等皆走。禹追斬均

及河東太守楊寶，遂定河東。匡等犇還長安。〔考異〕劉玄傳：「王匡、張卬守河東，爲鄧禹所破，奔還長安。」鄧禹傳無張卬名。今從之。

張卬與諸將議曰：「赤眉旦暮且至，見滅不久，不如掠長安，東歸南陽；事若不集，復入湖池中爲盜耳！」乃共入，說更始；更始怒不應，莫敢復言。更始使王匡、陳牧、成丹、趙萌屯新豐^⑤，李松軍輒^⑥，以拒赤眉。張卬、廖湛、胡殷、申屠建與陳囂合謀，欲以立秋日緇臙時^⑦共劫更始，俱成前計。〔考異〕袁紀云：「申屠建等勸更始讓帝位，更始不應，建等謀劫之。」今從范書。更始知之

，託病不出，召張卬等入，將悉誅之；唯陳囂稱疾不入，會客王遵、周宗等勒兵自守。更始狐疑不決，卬、湛、殷疑有變，遂突出；獨申屠建在，更始斬建，使執金吾鄧曄將兵圍陳囂第。卬、湛、殷勒兵燒門，入戰宮中，更始大敗；囂亦潰圍，走歸天水。明旦，更始東犇趙萌於新豐。更始復疑王匡、陳牧、成丹與張卬等同盟，乃並召入；牧、丹先至，卽斬之。王匡懼，將兵入長安，與張卬等合。

(八) 赤眉進至華陰，軍中有齊巫，常鼓舞祠城陽景王^⑧，巫狂言：「景王大怒曰：『當爲縣官^⑨，何故爲賊。』」有笑巫者輒病，軍中驚動。方望弟陽說樊崇等曰：「今將軍擁百萬之衆，西向帝城，而無稱號，名爲羣賊，不可以久；不如立宗室，挾義誅伐，以此號令，誰敢不從！」崇等以爲然，而巫言益甚。前至鄧^⑩，乃相與議曰：「今迫近

長安，而鬼神若此，當求劉氏，共尊立之。」

先是赤眉過式^⑧，掠故式侯萌^⑨之子恭、茂、盆子三人自隨。恭少習尚書，隨樊崇等降更始於洛陽^⑩，復封式侯，爲侍中，在長安。茂與盆子留軍中，屬右校卒史劉俠卿，主牧牛。及崇等欲立帝，求軍中景王後，得七十餘人，唯茂、盆子及前西安侯孝最爲近屬。崇等曰：「聞古者天子將兵稱上將軍」，乃書札爲符曰「上將軍」，又以兩空札置箚^⑪中，於鄭北設壇場，祠城陽景王，諸三老、從事^⑫皆大會；列盆子等三人居中立，以年次探札，盆子最幼，後探，得符；諸將皆稱臣，拜。盆子時年十五，被髮徒（跣），敝衣赭汗，見衆拜，畏恐欲啼。茂謂曰：「善臧^⑬符！」盆子卽齧折棄之。以徐宣爲丞相，樊崇爲御史大夫，逢安爲左大司馬，謝祿爲右大司馬，其餘皆列卿、將軍。盆子雖立，猶朝夕拜劉俠卿，時欲出從牧兒戲；俠卿怒止之，崇等亦不復候視也。

（九）秋七月辛未（一日），帝使使持節拜鄧禹爲大司徒，封鄧^⑭侯，食邑萬戶；禹時年二十四。又議選大司空。帝以赤伏符曰：「王梁主衛作玄武」，丁丑（七日），以野王^⑮令王梁爲大司空。又欲以讖文用平狄將軍孫咸行大司馬，衆皆不悅。壬午（十二日），以吳漢爲大司馬。

初，更始以琅邪伏湛爲平原太守。時天下兵起，湛獨晏然，撫循百姓。門下督^⑤謀爲湛起兵，湛收斬之。於是吏民信向，平原一境賴湛以全。帝徵湛爲尚書，使典定舊制。又以鄧禹西征，拜湛爲司直^⑥，行大司徒^⑦事。車駕每出征伐，常留鎮守。

(十) 鄧禹自汾陰^⑧渡河，入夏陽^⑨。更始左輔都尉^⑩公乘^⑪引其衆十萬與左馮翊兵共拒禹於衙^⑫；禹復破走之。

宗室劉茂聚衆京^⑬密^⑭間，自稱厭新^⑮將軍，攻下潁川、汝南，衆十餘萬人。帝使驃騎大將軍景丹、建威大將軍耿弇、彊弩將軍陳俊攻之；茂來降，封爲中山王。

(十一) 己亥(廿九日)，帝幸懷^⑯，遣耿弇、陳俊軍五社津^⑰，備滎陽^⑱以東；使吳漢率建議大將軍朱祐等十一將軍圍朱鮪於洛陽。八月，進幸河陽^⑲。

(十二) 李松自振引兵還，從更始與趙萌共攻王匡、張卬於長安。連戰月餘，匡等敗走，更始徙居長信宮^⑳。

赤眉至高陵^㉑，王匡、張卬等迎降之，遂共連兵進攻東都門。李松出戰，赤眉生得松。松弟況爲城門校尉，開門納之。九月，赤眉入長安；更始單騎走，從厨城門^㉒出。式侯恭以赤眉立其弟，自繫詔獄；聞更始敗走，乃出見定陶王祉，祉爲之除械，相與從更始。

於渭濱。右輔都尉^④嚴本恐失更始爲赤眉所誅，即將^⑤更始至高陵，本將兵宿衛，其實圍之。更始將相皆降赤眉，獨丞相曹竟不降，手劍格死。

(十三) 辛未，(六日)詔封更始爲淮陽王，吏民敢有賊害者罪同大逆，其送詣吏者封列侯。

(十四) 初，宛人卓茂，寬仁恭愛，恬蕩樂道，雅實不爲華貌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，自束髮^⑥至白首，未嘗與人有爭競，鄉黨故舊，雖行能與茂不同，而皆愛慕欣欣焉。哀、平間爲密令，視民如子，舉善而教，口無惡言，吏民親愛，不忍欺之。民嘗有言部亭長受其米肉遺者，茂曰：「亭長爲從汝求乎，爲汝有事囑^⑦之而受乎，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乎？」民曰：「往遺之耳。」茂曰：「遺之而受，何故言邪？」民曰：「竊聞賢明之君，使民不畏吏，吏不取民。今我畏吏，是以遺之；吏既卒受，故來言耳。」茂曰：「汝爲敝民矣！凡人所以羣居不亂、異於禽獸者，以有仁愛禮義，知相敬事也。汝獨不欲修之，寧能高飛遠走，不在人間邪！吏顧不當乘威力彊請求耳。亭長素善吏，歲時遺之，禮也。」民曰：「苟如此，律何故禁之？」茂笑曰：「律設大瀆，禮順人情。今我以禮教汝，汝必無怨惡；以律治汝，汝何所措其手足乎！一門之內，小者可論，大者可殺

也。且歸念之！」初，茂到縣，有所廢置，吏民笑之，鄰城聞者皆蚩其不能。河南郡爲置守令^⑤，茂不爲嫌，治事自若。數年，教化大行，道不拾遺。遷京部丞^⑥，密人老少皆涕泣隨送。及王莽居攝，以病免歸。上卽位，先訪求茂，茂時年七十餘，甲申（十九日），詔曰：「夫名冠天下，當受天下重賞。今以茂爲太傅^⑦，封褒德侯。」

臣光曰：「孔子稱，舉善而教，不能則勸^⑧。是以舜舉皋陶，湯舉伊尹，而不仁者遠^⑨，有德故也。光武卽位之初，羣雄競逐，四海鼎沸，彼摧堅陷敵之人，權略詭辯之士，方見重於世，而獨能取忠厚之臣，旌循良之吏，拔於草萊之中，寘諸羣公之首，宜其光復舊物，享祚久長，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。」

（十五）諸將圍洛陽數月，朱鮪堅守不下。帝以廷尉岑彭嘗爲鮪校尉^⑩，令往說之。鮪在城上，彭在城下，爲陳成敗。鮪曰：「大司徒被害^⑪時，鮪與^⑫其謀；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^⑬，誠自知罪深，不敢降。」彭還，具言於帝。帝曰：「舉大事者不忌小怨。鮪今若降，官爵可保，況誅罰乎！河水在此，吾不食言！」彭復往告鮪，鮪從城上下索，曰：「必信，可乘此上。」彭趣^⑭索欲上，鮪見其誠，卽許降。辛卯（十九日），朱鮪面縛，與岑彭俱詣河陽。帝解其縛，召見之，復令彭夜送鮪歸城。明旦，與蘇茂等悉

其衆出降。拜鮪爲平狄將軍，封扶溝^④侯；後爲少府，傳封累世。

帝使御史河內杜詩安集洛陽。將軍蕭廣縱兵士暴橫，詩敕^⑤曉不改，遂格殺廣，還以狀聞。上召見，賜以棨戟^⑥，遂擢任之。

冬十月癸丑（十日），車駕入洛陽，幸南宮，遂定都焉。

（十六）赤眉下書曰：「聖公降者封爲長沙王，過二十日勿受。」更始遣劉恭請降，赤眉使其將謝祿往受之。更始隨祿，肉袒，上璽綬於盆子。赤眉坐更始，置庭中，將殺之；劉恭、謝祿爲請，不能得，遂引更始出。劉恭追呼曰：「臣誠力極，請得先死！」拔劍欲自刎；樊崇等遽共救止之。乃赦更始，封爲畏威侯。劉恭復爲固請，竟得封長沙王。更始常依謝祿居，劉恭亦擁護之。

（十七）劉盆子居長樂宮，三輔郡縣、營長^④遣使貢獻，兵士輒剽奪^⑤之，又數暴掠吏民，由是皆復固守。百姓不知所歸，聞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^⑥，皆望風相携負以迎軍，降者日以千數，衆號百萬。禹所止，輒停車拄節以勞來之。父老、童穉垂髮戴白^⑦，滿其車下，莫不感悅，於是名震關西。諸將豪傑皆勸禹徑攻長安。禹曰：「不然。今吾衆雖多，能戰者少，前無可仰之積，後無轉饋之資。赤眉新拔長安，財穀充實，鋒銳未可

當也。夫盜賊羣居無終日之計，財穀雖多，變故萬端，寧能堅守者也！上郡、北地、安定三郡，土廣人稀，饒穀多畜，吾且休兵北道，就糧養士，以觀其敝，乃可圖也。」於是引軍北至枸邑^㉔，〔考異〕袁紀：「禹曰：『璽書每至，輒曰無與窮赤眉爭鋒。』」按世祖賜禹書，責其不攻長安，不容有此語。二年十一月詔徵禹還，乃曰「毋與窮寇爭鋒。」袁紀誤也。所到，諸營保郡邑皆開門歸附。

（十八）上遣岑彭擊荊州羣賊，下犂^㉕葉^㉖等十餘城。

（十九）十一月甲午（二十日），上幸懷。

（二十）梁王永稱帝於睢陽^㉗。

（二十一）十二月丙戌（十一日），上還洛陽。

（二十二）三輔苦赤眉暴虐，皆憐更始，欲盜出之。張卬等深以爲慮^㉘，使謝祿縊殺之。劉恭夜往收藏其尸。帝詔鄧禹葬之於霸陵。

中郎將宛人趙熹將出武關，道遇更始親屬，皆裸跣^㉙饑困，熹竭其資糧以與之，將^㉚護而前。宛王賜聞之，迎還鄉里。

（二十三）陳囂歸天水，復招聚其衆，興修故業，自稱西州上將軍。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囂。囂傾身引接，爲布衣交^㉛。以平陵^㉜范滂爲師友，前涼州刺史河內鄭興爲祭酒。

③，茂陵④申屠剛、杜林爲治書⑤，馬援爲綏德將軍，楊廣、王遵、周宗及平襄⑥行巡、河陽⑦王捷、長陵王元爲大將軍，安陵班彪之屬爲賓客，由此名震西州，聞於山東。馬援少時，以家用不足辭其兄況，欲就邊郡田牧。況曰：「汝大才，當晚成。良工不示人以朴，且從所好。」遂之北地田牧。常謂賓客曰：「丈夫爲志，窮當益堅，老當益壯。」後有畜數千頭，穀數萬斛。旣而歎曰：「凡殖財產，貴其能賑施也，否則守錢虜耳！」乃盡散於親舊。聞陳囂好士，往從之。囂甚敬重，與決籌策。班彪，穉⑧之子也。

（二十四）初，平陵竇融累世⑨仕宦河西，知其土俗，與更始右大司馬趙萌善。私謂兄弟曰：「天下安危未可知，河西殷富，帶河爲固，張掖屬國⑩精兵萬騎，一旦緩急，杜絕河津，足以自守，此遺種⑪處也。」乃因萌求往河西。萌薦融於更始，以爲張掖屬國都尉。融旣到，撫結雄桀，懷輯⑫羌虜，甚得其歡心。是時，酒泉太守安定梁統、金城太守庫鈞、張掖都尉茂陵史苞、酒泉都尉竺曾、敦煌都尉辛彤，並州郡英俊，融皆與厚善。及更始敗，融與梁統等計議曰：「今天下擾亂，未知所歸。河西斗絕⑬在羌、胡中，不同心戮力，則不能自守，權鈞⑭力齊，復無以相率，當推一人爲大將軍，共全五郡，觀時變動。」議旣定，而各謙讓。以位次，咸共推梁統；統固辭，乃推融行河西五郡

大將軍事。武威太守馬期、張掖太守任仲並孤立無黨，乃共移書告示之；二人卽解印綬去。於是以梁統爲武威太守，史苞爲張掖太守，竺曾爲酒泉太守，辛彤爲敦煌太守。融居屬國，領都尉職如故；置從事，監察五郡。河西民俗質樸，而融等政亦寬和，上下相親，晏然富殖；修兵馬，習戰射，明烽燧，羌、胡犯塞，融輒自將與諸郡相救，皆如符要，每輒破之。其後羌、胡皆震服親附，內郡流民避凶饑者歸之不絕。

（二十五）王莽之世，天下咸思漢德，安定三水^①盧芳居左谷^②中，詐稱武帝曾孫劉文伯，云「曾祖母，匈奴渾邪王之姊也！」；常以是言誑惑安定間。王莽末，乃與三水屬國羌、胡起兵。更始至長安，徵芳爲騎都尉，使鎮撫安定以西。更始敗，三水豪桀共立芳爲上將軍、西平王^③，使使與西羌、匈奴結和親。單于以爲：「漢氏中絕，劉氏來歸，我亦當如呼韓邪立之，令尊事我。」乃使匈奴王將數千騎迎芳兄弟入匈奴，立芳爲漢帝，以芳弟程爲中郎將，將胡騎還入安定。

（二十六）帝以關中未定，而鄧禹久不進兵，賜書責之曰：「司徒，堯也；亡賊，桀也。長安吏民遑遑無所依歸，宜以時進討，鎮慰西京，繫百姓之心。」禹猶執前意，別攻上郡諸縣，更徵兵引穀，歸至大要^④。積弩將軍馮愜、車騎將軍宗歆守枸邑，二人爭權

相攻，愾遂殺歆，因反擊禹。禹遣使以聞。帝問使人：「愾所親愛爲誰？」對曰：「護軍黃防。」帝度愾、防不能久和，執必相忤，因報禹曰：「縛馮愾者必黃防也。」乃遣尙書宗廣持節往降之。後月餘，防果執愾，將其衆歸罪。更始諸將王匡、胡殷、成丹等皆詣廣降，廣與東歸；至安邑道，欲亡，廣悉斬之。愾之叛也，引兵西向天水。陳囂逆擊，破之於高平^⑤，盡獲其輜重。〔考異〕鄧禹傳，愾叛在建武元年；陳囂傳，在二年。蓋愾以元年冬末叛，延及二年；囂拜官在二年也。於是禹承制^⑥遣使持節命囂爲西州大將軍，得專制涼州、朔方事。

（二十七）臘日，赤眉設樂大會，酒未行，羣臣更相辯鬪；而兵衆遂各踰宮，斬關入，掠酒肉，互相殺傷。衛尉諸葛穉聞之，勒兵入，格殺百餘人，乃定。劉盆子惶恐，日夜啼泣，從官皆憐之。

（二十八）帝遣宗正劉延攻天井關，與田邑連戰十餘合，延不得進。及更始敗，邑遣使請降；卽拜爲上黨太守。帝又遣諫議大夫僊大伯持節徵鮑永；永未知更始存亡，疑不肯從，收繫大伯，遣使馳至長安，詞問^⑦虛實。

（二十九）初，帝從更始在宛，納新野陰氏之女麗華。是歲，遣使迎麗華與帝姊湖陽公主、妹寧平^⑧公主俱到洛陽；以麗華爲貴人。更始西平王李通先娶寧平公主，上徵通爲

衛尉。

(三十)初，更始以王闔爲琅邸太守，張步據郡拒之。闔諭降，得贛榆^⑤等六縣；收兵與步戰，不勝。步既受劉永官號，治兵於劇^⑥，遣將徇泰山、東萊、城陽、膠東、北海、濟南、齊郡，皆下之。闔力不敵，乃詣步相見。步大陳兵而見之，怒曰：「步有何罪，君前見攻之甚？」闔按劍曰：「太守奉朝命，而文公^⑦擁兵相拒。闔攻賊耳，何謂甚邪？」步起跪謝，與之宴飲，待爲上賓，令闔關掌郡事。

【註】

①臨涇：今甘肅鎮原縣南五十里。

②箕關：今山西垣曲縣。

③安邑：今山西夏縣北。

④務鄉

：弘農有務鄉，今河南寶豐縣。

⑤湖：今河南閿鄉鄉東。

⑥成家：李賢曰：「以起成都，故號成家。」

⑦元氏：今河北元氏縣西北。

⑧范陽：今河北定興縣南四十里故城鎮。

⑨曹：輩。

⑩王兄子：謂伯升之子章與興。

⑪安次：今河北安次縣西北四十里。

⑫殄：滅絕。

⑬伯升之

死：事見上卷更始元年。

⑭軼本與蕭王首謀造漢：事見三十八卷王莽地皇三年。

⑮機軸：機是弩牙

，軸是車軸；取其重要之意。

⑯思成斷金：易曰：「二人同心，其義斷金。」

⑰天井關：在山西晉

城縣南太行山上，亦曰太行關。

⑱河南成臯：二地名。河南，今河南洛陽西北五里。成臯，今河南汜水縣

西北。

⑲土鄉：亭名，屬雒陽，在今河南洛陽東北二十里。

⑳季文：李軾字。

㉑鞏河：鞏，

今河南鞏縣西南。河水過其北，故謂鞏河。

⑤溫：今河南溫縣西南三十里。

⑥平陰：河南孟津縣東

。 ⑦綴：連。

⑧環城一市：環城，繞城；一市，一周。

⑨誰賊：胡三省曰：「謂誰賊者，蓋

謂位號未正，指誰爲賊也。」

⑩馳驚：直馳曰馳，亂馳曰驚。

⑪浚靡：今河北遵化縣西北。

⑫都護將軍：胡三省曰：「漢宣帝置西域都護，盡護南北道諸國。甘延壽之擊郅支也，自謂爲都護將軍；漢朝未以爲將軍號也。至光武，乃以命賈復。」

⑬南平棘：今河北趙縣南。

⑭鄆：今河北柏鄉縣北。

⑮四七之際火爲主：李賢曰：「四七，二十八也。自高祖至光武初起，合二百二十八年，卽四七之際也。漢火德，故火爲主也。」

⑯大陽：今山西平陸縣東北十五里。

⑰逆擊：迎擊。

⑱解：今河南臨晉縣

西南五姓湖北。

⑲窮日：王先謙曰：「六甲以甲子始，周行一市至癸亥止，故謂爲窮日。」

⑳傳發

；孟康曰：「傳令軍中使發也。」

㉑新豐：今陝西臨潼縣東北。

㉒輶：在新豐縣東七十里。

㉓軀腹：蘇林曰：「腹，祭名也；軀，虎屬。常以立秋日祭獸，王者亦以此日出獵，還以祭宗廟，故有軀腹之祭也。」

㉔祠城陽景王：胡三省曰：「城陽景王章有誅諸呂之功，故齊人祠之，以求福助。」

㉕縣官

；李賢曰：「縣官，謂天子也。」

㉖鄭：今陝西華縣。

㉗式：故城當在山東滋陽縣附近。

㉘

萌：萌之父曰憲，城陽景王五世孫荒王順之子，元帝時封式侯。

㉙恭：隨樊崇等降更始於洛陽；事見上卷

更始元年。

㉚筭：盛器。

㉛三老從事：赤眉諸帥，以三老最尊，次從事。

㉜臧：同藏。

㉝鄴：今湖北光化縣。

㉞野王：今河南沁陽縣。

㉟門下督：郡設門下督，主兵衛之事。

㊱司

直：丞相司直。

㊲大司徒：東漢之司徒卽西漢之丞相。

㊳汾陰：今山西榮河縣北。

㊴夏陽：

今陝西韓城縣南。

④左輔都尉：李賢曰：「左輔卽左馮翊也。三輔皆有都尉。」

⑤衙：今陝西白水

縣東北六十里。

⑥京：今河南滎陽縣東南二十里。

⑦密：今河南密縣東南三十里。

⑧厭新

：厭，伏；新，指新莽。

⑨懷：今河南武陟縣西南。

⑩五社津：水經注：「河水東過鞏縣北，於此

有五社渡，爲五社津。

⑪祭陽：今河南滎陽縣。

⑫河陽：今河南孟縣西三十五里。

⑬長信

宮：三輔黃圖曰：「從洛門至周廟門，有長信宮在其中。」

⑭高陵：今陝西高陵縣西南。

⑮厨城門

：三輔黃圖曰：「洛城門，王莽改曰建子門，其內有長安厨官，俗名之爲厨城門。」

⑯右輔都尉：左輔都

尉治高陵，右輔都尉治郿；此處「右輔」似當作「左輔」。

⑰將：攜、挾。

⑱束髮：成童束髮爲飾

，因爲成童之稱。

⑲囑：請托。

⑳蚩：笑。

㉑守令：胡三省曰：「茂正爲令，郡復置守令，

使與茂並居。」

㉒京都丞：王莽秉政時，置大司農部丞十三人，勸課農桑。京都丞主司隸所部。

㉓

太傅：東漢太傅位上公。

㉔舉善而教，不能則勸：論語孔子答季康子語。

㉕是以舜舉皋陶，湯舉伊

尹，而不仁者遠：論語子夏答樊遲語。

㉖岑彭嘗爲鮪校尉：胡三省曰：「朱鮪爲大司馬，以彭爲校尉；後

從邑人韓歆於河內，遂歸光武。」

㉗大司徒被害：事見上卷更始元年。

㉘與：預。

㉙又諫更

始無遺蕭王北伐：事見上卷更始元年。

㉚趣：趨。

㉛扶溝：縣名，在今河南扶溝縣東北五十里。

㉜救曉：救，戒；曉，開喻。

㉝柴戟：漢雜事曰：「漢制，假柴戟以代斧鉞。」崔豹古今注曰：「柴戟，

前驅之器也，以木爲之。後代刻僞，無復興刑，以赤油韜之，亦謂之油戟，亦曰柴戟，王公以下通用之以前驅。

㉞營長：胡三省曰：「時三輔豪傑處處屯聚，各有營長。」

㉟剽奪：強取。

㊱紀：紀律。

㊲